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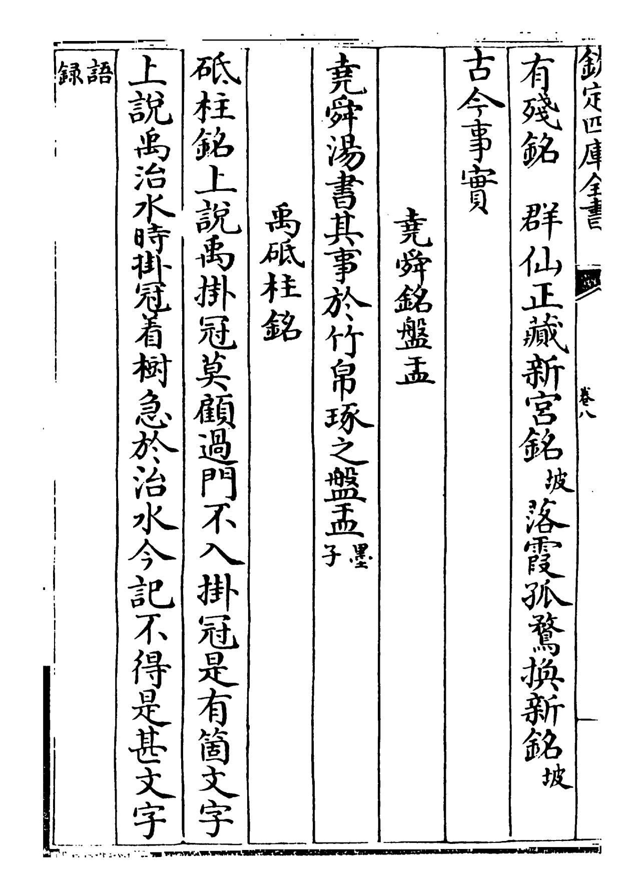
宋　祝穆　撰

文章部

銘

羣書要語銘志也說文銘之為言銘也鄭康成註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謹楊修身

詩句悔狂畏咋指垂戒仍鐫銘韓氛氳鼎鼐銘高碑壞



有殘銘　群仙正藏新宫銘坡　落霞孤鶩換新銘坡

古今事實

堯舜銘盤盂

堯舜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盂墨子

禹砥柱銘

砥柱銘上説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掛冠是有箇文字上説禹治水時掛冠着樹急於治水今記不得是甚文字語録

湯盤銘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注沐浴之器刻銘為戒

武王之銘

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於几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户於牖於劒於弓於矛為銘焉大戴禮

衣鏡觴銘

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沉湎致非

孔悝鼎銘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惟賢者能之故

衛孔悝之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宫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祭統

正考父鼎銘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

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昭七年

賜釜為銘

魏鍾繇字元常嘗為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維鍾實幹心膂靖共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皆茲矩度又為書與繇曰周之尹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故作斯銘

勒之金石庶可賛揚洪美垂之不朽

枕杖有銘

唐羅哀枕杖二銘序枕銘曰或枕或欹有安有危勿邪其思杖銘曰身之危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三字銘

嘗見李侍郎敦立書三字於主位前云磨兜堅竟不曉所謂後究竟得來乃是古人銘如三緘口之類書此於腹曰磨兜堅慎勿言畏秦禍也語録

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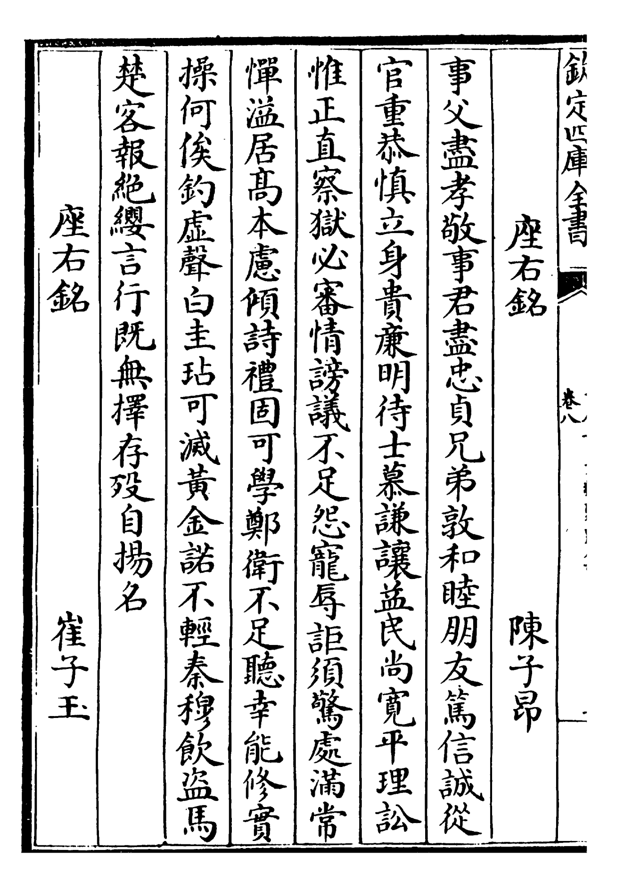
論古人作銘

大戴禮載武王諸銘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絶不可曉者想他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爾不似今人為此銘後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然其間固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却似箇船銘想只是因水起意

然恐亦有錯雜處太公銘几杖之屬有不可曉不着題之語（朱語錄）

座右銘　　魏卞蘭

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帑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艶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能



座右銘　　陳子昂

事父盡孝敬事君盡忠貞兄弟敦和睦朋友篤信誠從官重恭慎立身貴廉明待士慕謙讓莅民尚寛平理訟惟正直察獄必審情謗議不足怨寵辱詎須驚處滿常憚溢居高本慮傾詩禮固可學鄭衛不足聽幸能修實操何俟釣虛聲白圭玷可滅黄金諾不輕秦穆飲盜馬楚客報絶纓言行既無擇存歿自揚名

座右銘　　崔子玉

無道人之短無說巳之長施人勿望報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為紀綱隠心而後動謗議庸可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緇曖曖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强

座右銘　白居易

崔子玉座右銘余竊慕之雖不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自有未盡者因續為之座右銘

勿慕富與貴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

毁勿戚戚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毁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分岐居與正為鄰於中有取舍此外無踈親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勉身殁遺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續座右銘　李至

崔子玉為座右銘白樂天亦為座右銘檢身之道幾乎
殫矣予嘗銘心燕坐自思所為慮向之益友以予位著
不我規也因疏其所得亦命為座右銘聊以自勉其詞
曰
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
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撝謙則天
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臧妄
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

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為善則遊君子之域為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防豈如長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座右銘　張思叔

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又曰一與人附書信不

可開拆沉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羡詆毀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廣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座右銘　張思叔

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

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為警

西銘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

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心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之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敖且遂非則不知孰甚焉

克己銘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已立已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驕吝作我蟊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於天孰敢侮予且戰且倈勝私窒慾昔焉冦讐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磎安取厥余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顔何人哉希之則是

心銘　范浚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静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黄樓銘　陳無已

朱文公云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黄樓銘當時諸公皆斂衽

熈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河决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冲夾以連山扼以吕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脉發東薄兩隅西入通洫南壊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軾深惟流亡為天子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興發戍兵固弊應卒外為長楗乗髙如虹以殺其惡内為大提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適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恵困窮

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廵行内外吏民嚮化與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誥諭意臣軾惟念祗承謨訓人神力同敢自為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黄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以為之銘臣師道伏惟吕尚南仲内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伏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

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於此誠樂其君臣之盡道云臣不佞昧死上黄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戒　修明法度　協和陰陽

十有一年　天灾時行　河失其防

齊魯梁楚　千里四達　潰亂散亡

皇仁隱憂　臨遣信臣　以惠東方

羸老不窮　安慰撫養　發散積倉
流人如歸　居人忘危　完聚靡傷
天叙地平　明聖成能　人神效祥
靈平告成　百穀豐盈　萬邦樂康
郡縣祗畏　允廸聖謨　終事無荒
皇功不居　歸休臣民　邇昭遠揚
守臣拜手　夸大休嘉　使民不忘
改作黄樓　以臨泗上　述脩故常

庶臣無佞　原始要終　銘之石章

以告成功　以揚德聲　永永無疆

頌 賛附

羣書要語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詩大序 讚者稱人之美也 說文

詩句因之聽頌聲 李 詞人解撰清河頌 杜

古今事實

商頌

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那詩序

周頌

周頌三十一篇皆是周室太平德洽著成功之樂歌也名之曰頌頌者誦也容也歌誦盛德也陸德明注

魯頌

魯人尊僖公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駉詩序

圖像頌功

成帝時西羌甞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撰河清頌

鮑昭字明遠宋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昭乃為河清頌

召見奏頌

玄宗召見李白於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羮

停遺愛頌

廣人為宋璟立遺愛頌璟乃上言且頌者所以傳德載功者也而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此辭徒成諛諂者欲釐正之有詔許停

八歲獻頌

劉晏八歲獻頌行在帝竒其㓜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

十二歲進頌

李獻臣年十二真宗祀太清宫迎駕進頌有歡聲遍於八紘之句上深嘉歎令赴祕閣讀書賜進士及第

作勲臣賛 絛賛

太宗圖功臣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葢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昭勲德也吕温作勲臣賛并序後德宗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頽剥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録以問宰相無能知者召蔣乂至答曰此聖歴中侍臣圖賛帝前口誦以補不失一字 本傳

雜著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羮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其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

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功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鄒參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

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寛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

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宏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

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翾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子產不毀鄉校頌　韓愈

我想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之曰何患焉可以

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志其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然可觀維是子産執正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放乎四海所以不理者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伯夷頌　見清廉門

大唐中興頌并序

元稹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睨

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群兇復復指期曾不逾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或云以復兩京故曰復復非

也此兩字出漢書按匡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註云下復扶目反又何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註云依其舊也下復扶目反上扶又反謂復如故也中興頌亦宜以此讀之

元和聖德詩一首并序　韓愈

臣愈頓首再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姦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

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内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明晦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群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而其職業又在以經籍教道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詞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為解輙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録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其詩曰皇帝即阼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維是元年有

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皇帝曰噫豈不在我負鄙
為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
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降旛夜豎疆外之險
莫過蜀土韋皐去鎮劉闢守後血人于牙不肯吐口開
庫啗士曰隨所取汝張汝弓汝伐汝鼓汝為表書求我
帥汝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苟附而
安則且付與讀命於庭出節少府朝發京師夕至其部
闢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此不當受萬牛腐炙萬

甕行酒以綿纏股以紅帕首有帞其兜有餌其誘其出穰穰隊以萬數遂刼東川遂據城阻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徐壁其右闢黨聚謀鹿頭是守崇文奉詔進退規矩戰不貪殺擒不濫數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乞討俟命起坐皇帝曰嘉無汝煩苦荆并洎梁在國門户出師三千各選爾醜四軍齊作殷其如阜或拔其角或脫其距長驅洋洋無有齟齬八月壬午闢棄城走載

妻與妾包裹稚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宇分散逐捕拶原剔藪闢窮見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若杵投臼取之江中枷脰械手婦女纍纍啼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攣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刃紛紜爭切膾脯優賞將吏析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庾哀憐陣歿廩疑作我給孤寡贈官封墓周市宏溥經戰伐地寬免租

溥施令酬功急疾如火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恒青魏東盡海浦南至徐蔡區外雜虜恒威赫德踧踖蹈舞掉棄兵革私習簋簠來請來覲十百其耦皇帝曰吁伯父叔舅各安爾位訓厥吒晦正月元日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饗新宮視瞻梁梠感見容色淚落入俎侍祠之臣助我惻楚乃以上辛於郊用牡除於國南鱗筍毛簴廬幕周施開揭磊砢獸盾騰挐圜壇帖妥天兵四顧旂常婀娜駕龍十二魚魚雅雅霄昇於丘莫璧獻

畢衆樂驚作轟隱融治紫焰噓呵髙靈下墮羣星從坐錯落侈哆日君月妃煥赫婐姽潰晃濛鴻岳祇嶪峨飫羶燎薌産祥降嘏鳳凰應奏舒翼自拊赤鱗黄龍積陀結糾鄉士庶人黄童白叟踊躍歡呀失喜噎嘔乾清坤夷境落賽舉帝車迴來日正當午幸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磢磨滅瑕垢續功臣嗣拔賢任耉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聖神通達今古聽聰視明一似堯禹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

鉅億載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勤儉盥濯陶瓦斥遣浮華好此綈紵勑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黍無召水旱耗於雀鼠億載萬年富存貧窶皇帝正直别白善否擅命而狂既剪既去盡逺羣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龐臣碩輔博問遐覲以親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予侮皇帝大孝慈祥弟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被於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兹太平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為歌詩以配吉

甫

慶歷聖德頌　　石守道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拜諫樞密使夷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知政事弼樞密副使二十六日勑除修靖素並充諫官四月八日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衍樞密使仲淹琦樞家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邈御史方平諫官脩靖十一疏追竦樞密使敕十三日敕又除入為諫官天地

人神昆虫草木無不歡喜皇帝退奸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見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實為希闊殊尤曠絶盛事在皇帝之德之功為卓犖瑰偉神明魁大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為光前之休丕天之績如

仲淹弼實為不世出之賢求之於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閎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皆今天下之人望為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豈可翻無歌詩雅頌上播吾君之休聲烈光神功聖德刻於琬琰流於金石告於天地奏於宗廟存於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實羞之臣嘗愛慕唐大儒韓愈為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奕煒燁昭於千古至今觀之如在

當日陛下今日功德無讓憲宗臣文學雖不逮韓愈而亦官於大學領博士職歌詩讚頌乃其職業切擬於愈輙作慶歷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字文辭鄙俚固不足以發揚聖明臣子之心亦欲使陛下功德赫奕煒煌昭於千古萬千年後覩之如在今日也臣不勝死罪臣賤其詩無路以進姑藏諸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攬賢英手鉏奸枿大聲渢渢震摇六合如乾

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躅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
言初聞皇帝慼然言曰予父予祖付予大業予恐失墜
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謹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
仍相予筮鏞斯叶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汝論政傅以
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大后秉
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闕
為予京兆聖予譏說賊叛於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
冬積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予晚

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
切予不堯舜弼自咎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
忠力盡竭契丹仁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
將予命不畏不懾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
一節視弼之膚霜剥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
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
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
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

樞府兵政毋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礌豈視居
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
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禄
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
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
史幾叩予楬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襄雖小臣名聞於徹
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為諫官正
色在列予過汝言無鉗汝舌皇帝明聖忠邪辯別舉擢

俊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遇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淪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奸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之德羣下蹶蹐重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

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陛下壽萬千焉

石守道作慶歷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韓公與范公適自陜而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為此怪鬼輩壞之也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 別錄

歷代史贊並見史書 以下係贊

孔北海贊 並序

蘓子瞻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内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泣涕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

奸偽死見真性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

公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生平畏劉備而備以公

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祚漢公使玄德誅操無難也予

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曾國一男子

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

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

如龍視操如鬼

諸賢贊 並見傳神門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八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九

宋 祝穆 撰

文章部

詩上 題品 瑕疵 能窮人 能達人 詩讖

羣書要語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大序 詩

言志歌永言舜典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南史王筠傳謝朓云臨清流而賦詩陶集詩緣情而綺麗陸士衡文賦詩以聲律為竅物象為骨意格為髓

詩句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杜遣興莫過詩杜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杜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韓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杜牧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杜荀鶴詩成珠玉在揮毫杜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不肯休杜知君苦思緣詩瘦杜李白一斗詩百篇杜竊攀

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杜

古今事實

四言之始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隋哉萬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五言之始

李陵與蘇武云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詩五言自陵始

七步成詩見兄弟門

七步而三見文章門

夢筆得詩見兄弟門

刻燭擊鉢

南史蕭文琰丘令楷江洪並以文稱竟陵王夜集賦詩

約四韻刻燭一寸文琰曰何難之有乃與江拱共擊鉢立韻響絶而詩成

號永明體

南史沈約等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世呼為永明體

託名示友

齊張率能詩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作訥句句歎嗟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

訥慙而退

號為沈宋

魏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凖篇如錦繡成文字者宗之號為沈宋

杜子美詩

杜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有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

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法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韓愈於文謹許可至歌詩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本皆杜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本傳

小杜

杜牧於詩情致豪邁號為小杜以別杜甫本傳

李太白詩

李太白初自蜀到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見之出蜀道難

示之知章曰公非人間人豈太白星精耶於是解金貂換酒醉而歸及見烏夜啼曰此詩可啼鬼神

李賀錦囊

李賀每旦日出騎欵段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即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授囊出之見所書多輙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率如此 李賀能探尋前事今古未嘗經道者賀未死奴僕命騷可也

白樂天詩

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為翰林學士本傳杜牧之謂白居易詩纖艷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本贊或云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録之不解則不復習之故唐末之弊至於俚墨客揮犀

神物護持

劉禹錫好詩晚節尤精白居易甞推為詩豪又云其詩在處有神物護持

作詩譏刺

劉禹錫既貶還宰相欲任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譏忿當路不喜出為播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遊玄都觀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兎葵燕麥動揺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本傳

吟詩廢務

孟郊調溧陽尉有積水郊閒往坐水傍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為詩有理致最為韓愈所稱然思苦奇澁李觀稱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

五言長城

劉長卿與秦系為詩相贈答權德輿詩曰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系以偏師攻之雖老益壯秦傳

詩筒

元微之守會稽白樂天牧蘇臺置驛遞詩往來謂之詩筒

不蒙奬激

張祜長慶中為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太平日與以詩三百首薦於朝祜至京屬元稹偃仰内庭祜不悦而去上因朝詰問祜之詞藻高下稹對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不為若奬激太過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

緩轡諷詩

崔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本傳

賦詩奪錦見錦門

得江山助

張說既謫岳州而詩亦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

神助詩句見科目門

詩堪圖畫

李益於詩尤長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
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
之圖畫

苦吟而瘦

崔浩愛吟詠一日病起友人戲之曰非子病如此乃子
苦吟詩瘦後遂為口實

詩效反騷

唐韋臯鎮蜀有陸暢者臯雅所愛厚始李白為蜀道難

以斥嚴武暢便為蜀道易以美皐焉

歇後作相

後唐鄭綮為散騎常侍昭宗時王政微綮每以詩謠託諷帝意其有所緼未盡因有司上班簿即署其側可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排語使落調世號歇後鄭五體至是省吏上謁綮笑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歇後鄭五為宰相事可知矣

詩戒怨刺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后山叢談）

賊詩不中和

劉貢父嘗坐和蘇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為從官貢父曰前於曹州有盜夜入人家室無物但有書數卷耳盜忌空還取一卷而去乃舉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事好其詩不舍手明日盜敗吏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録之吏督之急且問其故曰吾愛其語將和

之也吏曰賊詩不中和也后山叢談

不犯正位

陳後山詩太似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寘摎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陳集序

陶亦豪放以下係題品

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看他自豪放得來不覺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朱語錄

芙蓉錦繡

顔延之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綉亦雕繪滿眼南史

所見不逮所聞

鄭世翼遇崔信明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願見其餘信明多出衆篇翼讀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

句句欲活

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

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生馬急不得暇孫樵與王霖書

韓孟聯句

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着如此做朱語錄

杜詩多誤字

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正異固好而未盡某嘗欲廣之作杜詩考異未暇也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

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滿似此類極多朱語錄

戒用經語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云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朱語錄

杜晚年詩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逸不可當如自秦川入蜀諸

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卻說得鄭重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曾直一時固有所見今人只見曾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

信其自許

子美詩自許稷契人未必許至於述古詩言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句法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 坡集

李白聖於詩

李太白詩如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中葢聖於詩者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而為二者有二篇合而為一者太白詩不專是豪放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

韓蘓晚作

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

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朱語錄

詩要人識

歐公最喜一人送行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常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鬭事使難字便謂之好朱語錄

不好杜詩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黃

魯直怪歎以為異事 後山叢談

評山谷後山

因論近時人學山谷詩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那山谷不好處或問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學山谷詩曰後山雅健强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若論叙事又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情叙得盡後山叙得較有踈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山谷好說文章臨作文時又氣餒

了老蘇不曾說到下筆時做得却雄健朱語録

評張文潛詩

張文潛詩多好底但頗率耳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此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朱語録

後山晚年詩

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高妙一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

悔歲月來無多極有筆力其中云二八者乃大年行次也朱語録

陳秦之詩

閉門覓句陳無巳對客揮毫秦少游陳無巳平時出行覺有詩思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起真是閉門覓句如秦少游詩甚巧謂之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朱語録

石蘓之詩

因舉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某舊於某人處見曼卿親書此詩大字氣象方嚴遒勁極可寶愛真所謂顔筋柳骨令人喜蘇子美字遠不及矣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朱語録

諸公詩體

石曼卿詩如饑鷹乍歸迅逸不可言歐永叔詩如春服

既成春酒既釃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詩如空中有聲相中有色欲有執着曽不可得蘇子瞻詩如武庫乍開干戈森然不覺令人神慄子細檢點不無利鈍梅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甫詩如大排筵席終日揖遜而適口者少世以為知言詩話

明道之詩

明道詩不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語録說是說時

事梅臺亦是說時事 朱語錄

簡齋之詩

高宗最愛簡齋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又曰座間云簡齋墨梅詩何者最勝或以阜字韻一首先生曰不如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衣染素衣

詩句有法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竹細雨濕青林

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什麽句法朱語録

評放翁詩

放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却為大耳三藏覷見柳州南澗等詩最是放不下者但其氣格高遠旨趣幽深故讀之者𥁋不甚覺此亦古今文字言語得失利病之所由可不審哉朱晦菴與董仲至書

夸言無實以下係瑕疵

范蜀公武侯廟柏纔十丈而杜云二千尺以為詩人好

大其事沈存中又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乃是七尺徑而二百丈無乃太細長乎王立之云論詩正不當耳二公之言皆非也范元實曰形似之言蓋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激昂之言蓋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溜雨參天此激昂之言不如此不見古柏之大也詩話

張白互譏

張祐柘枝詩鴛鴦細帶抛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

天呼為問頭祐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摭言）

曹羅相毀

曹唐羅隱詩皆有名隱題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唐曰此乃詠女子障耳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燕西王母詩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豈非鬼詩唐無以答（詩話）

詩貴着題

唐人題西山寺詩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人謂冠絶古今以其盡得西山景趣也金山寺留題亦多而絶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為人傳誦要亦未為至工若用之於落星寺有何不可熙寧中荆公有北固西興之句始為中的

劉白之失

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説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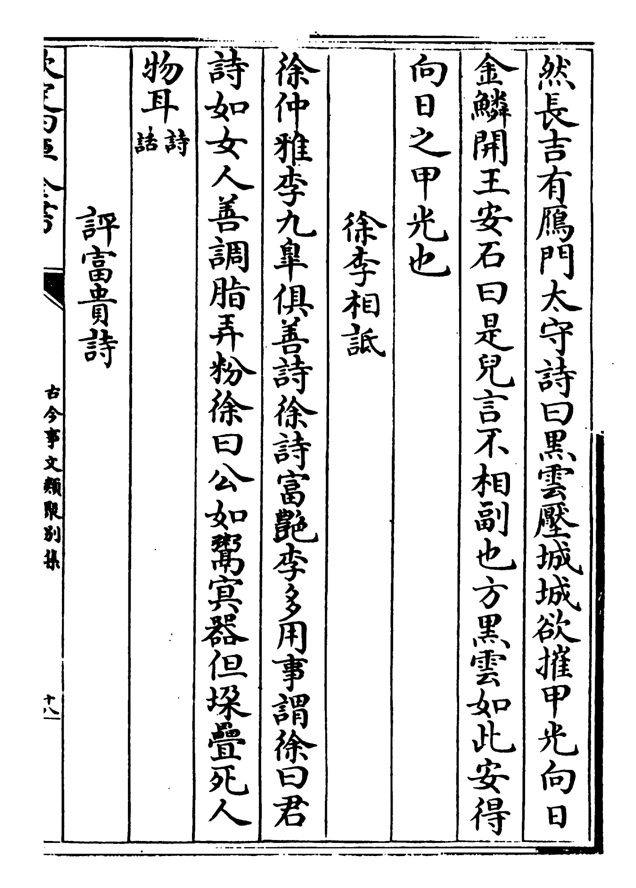
樂天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朱語錄

李白之短

荆公集四家詩蔡天啓嘗問何為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葢十八九塵史

李賀言不相副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


然長吉有鴈門太守詩曰黒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黒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也

徐李相詆

徐仲雅李九皐俱善詩徐詩富艶李多用事謂徐曰君詩如女人善調脂弄粉徐曰公如鬻冥器但堆疊死人物耳 詩話

評富貴詩

晏元獻嘗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碑公曰乞兒相也公詩有云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公自云窮家兒有此景致否

互有能否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黄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

譏其不忠

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此人必不忠

句說一事

潘邠老有一詩一句說一事更成甚詩朱語錄

詩似罵人

梅聖俞河豚詩當時諸公說道恁地好據某說只是箇上人門罵人底詩只似脫了衣服上人門罵人祖罵人

父一般初無深遠底意思（朱語録）

似登溷詩（見厠門）

因詩致窮

孟浩然為王維所知維待詔金鑾殿召之商推風雅忽遇上幸維所居浩然錯愕伏牀下維不敢隱奏聞上曰朕素聞其人因召見命吟詩浩然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故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踈上曰朕未嘗棄人卿自不求仕因命放歸南山

賈島不遇見試命門

囀喉觸諱

孟貫詩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問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所謂囀喉觸諱也

有詞無行

進詞忤旨並見詞門

因詩召見以下係詩能達人

王文穆欽若未第寒窘依幕府家時章聖以壽王尹開

封一日晚過其舍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離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若有香氣何人詩也對曰某門客王欽若王遽召之一見欽若風采其後信任頗專致位上相風雲之會實基於此

詩寫御屏

楊徽之侍讀太宗聞其名索其詩數百篇奏御詩云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選十聯書於御

屏門梁周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間

東野及第見科目門以下係詩讖

不到鳳池

王元之嘗作龜鶴詩云埋瘞肯同鸚鵡冢飛鳴不到鳳凰池其文學才藻登金門步玉堂不為難也竟不至其地見於是耳青瑣集

後竟不偶

江南李覯召試制科嘗作詩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斷

天涯不見家巳恨碧山相掩映碧山更被莫雲遮此詩有重重障礙意恐時命不偶後果如其言

大魁竟卒

張虞進士第一人登科期集於興國寺題詩句於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睦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魏公晩節見菊門

魏公任重

魏公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梅詩見志見梅門

到海十里

冦萊公方貴時送人使嶺南作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貶雷州吏呈圖經問去海幾里吏曰十里則是南遷之禍已見於詩

從此入海

東坡有定武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蓋自定武再謫惠州而遷昌化人以為語讖

提舉玉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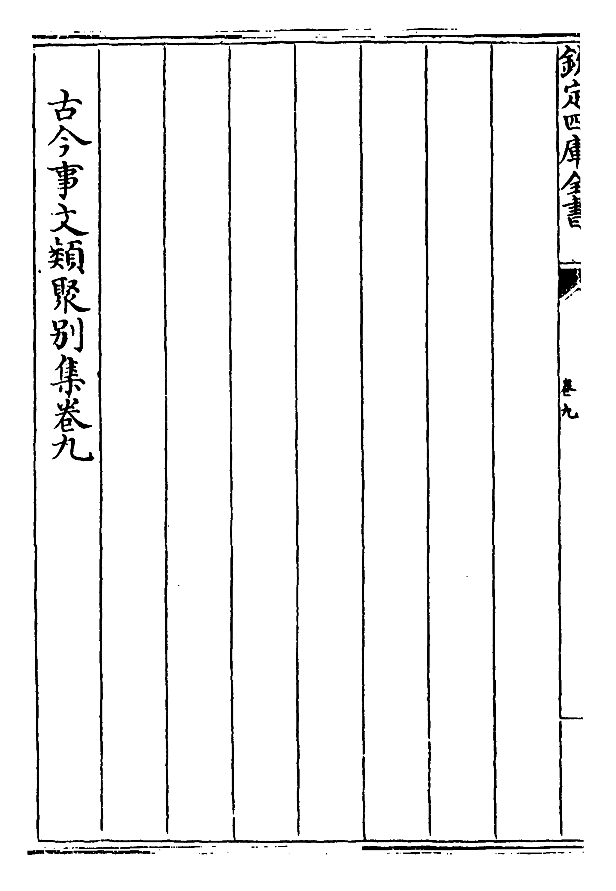
東坡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詩末句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公後果提舉玉局觀終

醉臥古藤見死門

預知大用

冠準為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析韋應物一言為二

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識者知其大用事略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録監生臣符國琛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

文章部

宋 祝穆 撰

詩下

古今文集

雜著

詩有八病

梁沈約曰詩病有八一曰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皆平聲也二曰上尾謂第三字不可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皆上聲也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目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也四曰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札書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書皆平聲五曰大韻如聲鳴為韻上九字不得用驚傾平字六曰小韻除本韻一字外九字中不得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句七曰旁紐八曰正紐謂十字內兩字雙聲為正紐若不共一字而有雙聲為旁紐如流六為正紐流柳為旁紐八種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本朝李淑詩苑

詩有八對

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黄槐緑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六曰雙擬對春樹秋池是也又曰詩有八對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蟲穿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箇心

是也五曰連綿對殘河若帶秋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七曰迴文對情新因意得意得因情新是也八曰隅句對相思復相思夜夜淚沾衣空歎復空歎朝朝君未歸是也李淑詩苑

詩有數格

鄭谷與僧齊已黄損等共定全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二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

余按倦游雜載唐介為臺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為人傳誦詩曰孤生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顔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君扶社稷忍教夫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緗素雜記

扇對格

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謂之

扇格葢出於白氏金針然至梅聖俞作續金針引前人詩云昔時花下留連飲暖日夭桃鶯亂吟今日江邊容易别淡煙衰草馬嘶頻

詩格當考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嘗以音韻為主自沈崇韻學論文則欲宫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各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製漸多如傍犯蹉對雙聲疊

韻之類詩文有正格偏格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如徐陵之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為意不同此類為傍犯如九歌蕙殽烝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當烝蕙殽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皆為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皆

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唐名賢詩多正格如杜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沈括筆談

雙聲疊韻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螮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起於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當時侍從之臣皆唱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强

沈休文云載載每礙硋自後用此體作為小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衡炫紅鷀湖行㬟黄華温庭筠所謂棲息銷心象簷楹溢艷陽皆效雙聲而為之者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盈呈竹石滴瀝碧皮日休所謂康莊蕩荒涼坐虜部伍𦘕皆效疊韻而為之者也

迴文之始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晉温嶠始有迴文詩

八音建除十二辰

詩體如八音歌建除體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辰為詩者始見於沈炯山谷亦嘗效為用之

歌行之體

律詩拘於聲律古詩拘於語句以是詞不能達夫謂之行者達其詞而已如古文而有韻自陳子昂一變江左之體而歌行暴於世行者詞之遺無所留礙如雲行水行曲折容洩不為聲律語句之所拘但於古詩句法中得增詞語耳邵氏云

題號不同

詩訖於周離騷訖於楚是後詩人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賛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謳謡歌曲詞樂自操而下八名皆是起於郊祭軍賔吉凶苦樂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詩元稹集

換字拗句法

七言第五字反其平側欲其氣挺然如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處

郎今俗謂之換字拗句 禁臠

促句格

禁臠有促句格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如山谷觀李伯時畫馬是也

和詩不同

唐人賡和詩有次韻依其次有用韻同在一韻中耳有用韻用彼之韻亦不必次之韓吏部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 貢父詩話

東坡譏集句

集古詩前古未有王介甫始盛行之多者十數韻葢以誦古人詩多或在座中率然而成往往對偶親切其後人多有效之者但取十數部詩聚諸家而集耳觀東坡次韻孔毅父集古人詩云羡君戲集他人詩指揮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啼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白滿千家墀觀公之詩雖以美之亦微以譏之葢市人不可

使之如兒鴻鵠不可與家雞為對猶古人詩句有美惡工拙其初各有思致豈可混為一律耶

石曼卿集句

集句自國初有之至石曼卿以文為戲然後大著下第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嫦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霑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着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

風舞一場 蔡絛詩話

古詩忠厚

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容貌之盛冠佩之華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 坡集

晚唐小巧

晚唐詩多小巧無風騷氣味（詩話總龜）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墨客揮犀）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黃魯直與趙伯充書）

詩不易學

杜之詩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直之

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者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之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耳陳后山集

詩有三偷

詩有三偷偷語最是鈍賊如傅長日月光太清陳後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渾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凉

歸是也偷勢才巧意精略無痕迹蓋詩偷狐白手也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昌齡手擕雙鯉魚目送千里鴻是也李淑詩苑

詩戒數病

釋皎然曰詩有四不四深二要二廢四離六迷七至七德四不謂氣高而不怒力動而不怒情多而不暗才贍而不疎四深謂氣象氤氲深於體勢意度盤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二要謂要

力全而不苦澀要氣足而不怒張二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闊遠欲飛動而離輕浮六迷謂以虛大為高古以緩慢為淡泞以詭差為新奇以錯用意為獨善以爛熟為隱約以氣劣弱為容易七至謂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苦而無迹至近而意遠至放而不迂至難而狀易至麗而自然七德謂識理高古典麗風流精神質幹體裁 李淑

與鞏仲至書

朱元晦

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說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自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及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

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篇而附於三百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濠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之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與鞏仲至書　　前人

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說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為非是則某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鎪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以為從頭看得一過而諳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易以下為古文因以為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不免有是今

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遠韻耳又語有意於平淡者即非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為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卒能自歸於英莖韶濩之雅正者也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多以詩章相贈答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堠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適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

交酒茗者處處皆是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是元微之詩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云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輙能辨别之鏡湖傍

著作佐郎顧君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水氣象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鈞綿秀絶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為性結泠淡以為質喣鮮榮以為辭偏得於逸歌長

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黄衫白絹鞈頭眸子瞭然燦燦清立望之真白珪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為揚雄孟軻顧恨不及見四十年於兹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其詩果工𥚃君集二十卷泣請余發之涼公適移涖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序

施司諫注東坡詩序　陸務觀

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歌商周之詩皆以列於經故有訓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楊惲梁鴻趙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注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注者數家然槩不為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注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旨趣深遠淵獨不敢為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

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遥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為解至能曰東坡竄黄州自度不復取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葢嘗直史館然自謫為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

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閣九重門則又李建中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宫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沉下吏緑衣有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歎黄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

難矣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大篇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絶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託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

江西詩譜

呂居仁近時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於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

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顗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晃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振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倣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出並和雖體製或

異要皆所傳者一子故録其名字以遺來者余竊謂豫章自出機杼别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真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衆若言多依倣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句傳於世為時所稱道者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不精議論不公余故辨之苕溪漁隱

江西宗派詩序

楊廷秀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瑶柱似荔枝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嘸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嘸然也非嘸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嘸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

珍而調腑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閥閱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寠人子崛起委巷一旦紆以銀黄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能别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遥遥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黄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伐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蓋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

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烏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閬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黄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黄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

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嗟乎離神與聖蘇李蘇李乎耳杜黄杜黄乎爾合神與聖蘇李不杜黄杜黄不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言之哉修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厭直而帥江西以政新民以學賦政如春而肅如秋而燠蓋二年如一日也迨暇則把酒賦詩以黼黻乎翼軫而金玉乎落霞秋水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問雙井今無恙乎因喟曰江西宗派圖呂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仍其詩往往放

逸非闕歟於是以謝紡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於學官將以興發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移書諗予曰子江西人也非乎序斯文者不在子其將焉在予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

陳晞顔和簡齋詩集序　楊廷秀

古之詩倡必有賡意焉而已矣韻焉而已矣非古也自唐人元白始也然猶加少也至吾宋蘇黃倡一而十賡

焉然猶加少也吾於舉古人之全書而盡廢焉東坡之和陶是也然猶加少也葢淵明之詩纔百餘篇爾至有舉前人數百篇之詩而盡廢焉如吾友敦復先生陳晞顏之於簡齋者不既富矣乎

跋東坡書李杜詩　朱元晦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捧玩再三不勝敬嘆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

遺忘意其删去必當有說老翁井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井中老翁改顔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遂有嫌度廢彈之歎何耶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朱元晦

章國華過予山間以所集注杜詩示予其用力勤矣然其所引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聞之長老乃閩中鄭昂

尚明偽為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為文而傳其前人名字託為其語至有時事先後顛倒失次者舊嘗考之知其决非蘇公書也況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惟虛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余言求之雖以讀三百篇可也

題李白詩後　朱元晦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㝁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

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林光之檇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象來看偶記李太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

朱元晦

退傅精勤小物無有入於無間老監縱横妙用諸相即是非相且道二公用處是同是别叔懷於此卷中直下薦得

不妨奇特如或未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荊南詩集序以下係詩能窮人韓愈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

唐人詩集序　白居易

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協律

郎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

評郊島詩　張文潛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閬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為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　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詩稱此兩人為最至於奇

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羇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洽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為小道無取也

李長吉詩集序　　陸龜蒙

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於槁死不得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

坐是哉正坐是哉

梅氏詩集序　　歐陽永叔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藴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煙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

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輙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

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以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吳興以來所作為一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陳簡齋詩序 以下係詩能達人

世言詩能窮人唐李太白號謫仙然以樂府忤妃子卒阨窮不振劉夢得坐種桃句黜刺連州白樂天坐新井

篇黙佐溢浦孟浩然賈閬仙輩俱有能詩聲然以詩忤明皇宣宗終坎壈州縣故言詩能窮人者是為大驗予謂詩不惟不能窮人且能達人今夫窮閻挾策之士生右文世病碌碌無以自表見爾使其能以詞藝達細氊之視而被華衮之褒則塗轍之升一歲九遷不為鋭孰謂詩人例窮哉故叅知政事西洛陳公諱與義少踔厲不羣篇籍之在世者無不讀既讀輙記不忘政和三年以上舍解褐分教輔郡益沉酣書傳大肆於詩文天分

既髙用心亦苦務一洗舊常畦徑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輕出也宣和中徽宗皇帝見其所賦墨梅詩善之亟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登册府擢掌符璽而進用矣會兵興搶攘避地湖廣泛洞庭上九疑羅浮雖流離困阨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故晚年賦詠尤工搢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徧號稱新體今天子夢想名士以臺郎召還益以詩文被簡注徧掌內外翰年幾何遂以器業預政所謂詩能達人公殆其

一也彼有旌殿閣微凉之句者誠么麽不足道紹興壬戌毗陵周公葵自柱史牧吴興郡剸裁豐暇取公詩離爲十卷委僚屬酬校而命工刋版且見屬爲叙葢將指南後學而益永公名於不腐在詩有之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又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賢侯處心一舉而二美具可無述哉是歲八月既望丹陽葛勝仲叙

詩能達人

歐陽嘗謂梅聖俞曰世謂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

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東坡亦云此語真不妄吾聞醉翁語陳無已作王平甫集後序則云詩能達人未見其窮人也余以為有激而云耳

古詩

薦士　韓愈

周詩三百篇麗雅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别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晉宋間氣象日凋耗中間數

鮑謝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閫隩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

調張籍　　韓愈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遥相望夜夢

多見之書思反微茫徒覯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根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凉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相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佩與我髙頡頏

古風

李太白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作絶筆於獲麟

律詩

苦吟 盧延遜

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檢覔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乎

詩話

昔昔鹽

容齋隨筆載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為隋煬帝所嫉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

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幃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玄怪録載邁𥯨三娘工唱阿鵲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耳

按此篇文苑英華題作劉長卿別宕子怨長卿集初無此篇而郭茂倩樂府及洪氏容齋續筆並以為薛道衡昔昔鹽按通鑑隋煬帝誅道衡曰更能

作空梁落燕泥否英華殆因韋縠編唐才調集作劉長卿詩而誤也洪又云玄怪録載遼篠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黄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疎勒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頼吴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今南岳廟獻神樂曲有黄帝鹽而俗傳以為皇帝炎長沙志從而書蓋不考也然洪既謂才調集作趙瑕廣餘道衡燕泥一詩不應以趙為劉長卿云

壓倒元白

寶歷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於陵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於潼關迎之既回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元白俱在賦詩惟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歎服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矣其詩警句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全篇見門生門

一字師

鄭谷在袁州齊己攜詩詣之有早梅詩云前村深雪裏

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不如一枝齊已不覺下拜自是士林以谷為一字師陶岳五代補

京尹論詩

賈島初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鍊之未定於驢上吟哦引手作敲推之勢觀者訝之韓退之權京兆尹車騎方出賈不覺行至第三節尚為手勢未已俄為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推字與敲字未定神遊

象外不知迴避退之立馬久之謂島曰敲字佳遂並轡而歸共論詩留連累日因與為布衣之交有詩贈島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地文章聲斷絶故生賈島在人間自此名著後為僧改名無本唐宋遺史

唐突京尹

賈島字閬仙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艶雖行坐寢食吟咏不輟嘗跨驢張蓋横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黄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之一聯杳

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也因之唐突大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之摭言

詩貴布置

詩眼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言以原道命意曲折予後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杜甫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自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云此意竟蕭條至蹭蹬

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切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告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踆踆又將去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濵則所知不可以不别故曰尚擬報一飯况懐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

外雖欲見之亦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録爲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皆如此其他謂之變體可也

碧紗籠詩

冦萊公典陜日與處士魏野同遊僧寺覩覽舊遊有留題處公詩皆用碧紗籠之至野詩則塵蒙其上時從行官妓之慧黠者輒以紅袖拂之野顧公笑因題詩云世

情冷煖由分別何必區區較異同若得常將紅袖拂也
應勝似碧紗籠又王播碧紗籠事

見譏不較

王介素與荆公不相能荆公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云
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介鄙之書其末曰
金陵村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公見之亦不屑意
乃續之云江晴日暖蘆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

作詩相詆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出守湖州荆公以詩送之至東吳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以姓用事

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苕溪漁

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為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

名聞外夷

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子瞻名

重當代外至遼地亦愛服如此

作三豪詩

東坡嘗云守道作三豪詩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師雄豪於歌永叔亦贈默云贈之三豪詩而我濫一名默有歌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皆此等語永叔不欲嘲笑之惡其爭名且為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似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默矣仇池筆記

用事精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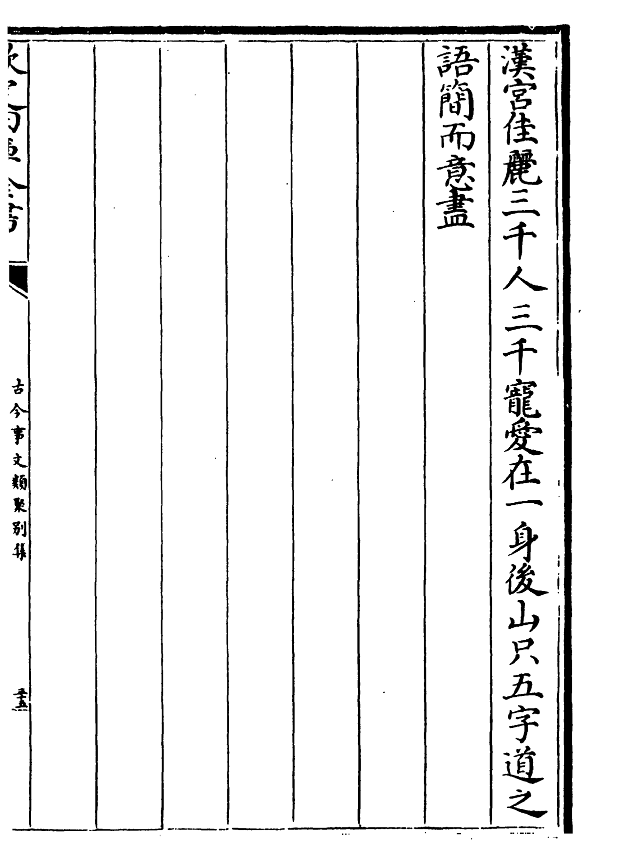
梅聖俞采石月贈郭功父云采石月下訪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飜然不應暴落飢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青山有冢人謾傳却來人間知幾年在昔熟識汾陽王納官貰死義難忘今觀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李白從永王璘之辟璘敗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聖俞用此尤為親切 苕溪漁隱

語有工拙

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太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投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黄鳥度青枝巧而弱而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里而每覺老後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云坐深鄉里敬而語極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語簡意盡

後山妾薄命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白樂天詩云



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後山只五字道之語簡而意盡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